



# 眼泪

朱启南哭了。站在亚军领奖台上。

4年前,射完最后一枪,在确认自己获得冠军后,神奇小子黝黑微髻的脸上灿烂的微笑,还让人记忆犹新。那是19岁的笑容。

4年后,手掌揩掉再揩掉,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。这是23岁的哭泣。

主笔 / 王真海

在朱启南眼泪涌出的瞬间,北京射击馆2000多个座位上的观众,报以雷鸣般的掌声。掌声是对竞技体育残酷性的理解,更是对奋勇拼搏逆势反超的朱启南的鼓励:你依然是英雄!

对朱启南的眼泪,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,我宁愿认为,那是成长的眼泪。

## 想到四年来和师傅的付出 太难受了

两三个月前,北京射击馆10米资格赛馆内,张挂着红底白字的横幅:“2008,时不我待;2008,舍我其谁;2008,报效祖国”。朱启南说,他

每天都会看一看。

对于朱启南,这个横幅完全可以简化为两个字:金牌。包括朱启南,很多人都认为,这是他应该得到的。

“这四年我天天期待的不是银牌,努力就是为了在家门口拿到金牌。虽然在雅典拿了金牌,但是08年才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。想到四年来和师傅的付出,太难受了。”赛后,朱启南说。

4年里流下的汗水,并不是为这一刻的眼泪准备的。所以此刻的眼泪,让人猝不及防。

## 2008奥运会,没有什么不可能

就像一部事先写好的剧本,朱启南的成长之路异乎寻常地顺利——初中开始练习射击,

17岁入选省队,19岁入选国家队,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摘得金牌。

雅典奥运会后,朱启南一度状态低迷,依靠刻苦的训练,2006年后找回状态。今年,他参加的三站世界杯比赛中,获得两金一银,牢牢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。“心理素质过硬”,“表现最稳定”,这是射击队一直以来对他的评价。

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,朱启南放出豪言壮语:“2008奥运会,没有什么不可能。”

他说这话的背景是:男子10米气步枪,至今无人能在奥运会上卫冕。

然而,剧情并不总是按照剧本演出。既然没有什么不可能,那么,这最后的结局虽然残酷,但依然是一个必须接受的合理现实。

## 为启南搜集2008个“别哭,英雄”

朱启南的哭泣,也许还因为离目标是那样接近:0.8环。

要不是自己前5枪发挥一般,要不是事先并不显山露水的印度枪手宾德拉表现实在惊艳,要不是对手最后完美的10.8环……

竞技体育永远是残酷的,谁也不愿意这种残酷最后发生在自己身上,但冠军永远只有一个。好在朱启南还很年轻,北京,并非他的告别演出。这场痛彻心扉的眼泪,足以让他完成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。后面的路,一定会走得更稳更好。

昨天12:58,百度“朱启南吧”里有人发了个帖子:为启南搜集2008个“别哭,英雄”。截至昨晚9:20,已经有2158个。

◆现场

## 三次泪流满面 这是朱启南的告别赛?

捷报奥运联盟记者 徐显强

**北京专电** 朱启南卫冕失败!在昨天上午进行的男子10米气步枪比赛中,他以资格赛第二的成绩进入决赛,结果决赛未能翻盘,最终仍然名列第二。

没能如愿卫冕的朱启南,在混合采访区、领奖台和新闻发布厅里三次泪流满面。从混合采访区里接受完简短的采访之后,他第一次流出了眼泪。此后在领奖台上,朱启南再次流泪。第三次是在新闻发布会上,面对一名哭着提问的女记者,朱启南又流出了大滴的眼泪。

“由于在雅典获得了冠军,所以我十分想在北京卫冕,奥运会开幕式之前我一直在给自己这样的压力,比赛开始前心里一直很焦虑和困惑。不过在比赛中确实运气不是很好,很难过。”朱启南红着眼圈,“过去的4年日子很难熬,吃了不少苦,流了不少泪,有成功也有失败。”

不过他表示,银牌也是对自己最大的安慰,“起码在过去的4年中,我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过,努力过。”话音刚落,全场记者集体为他鼓掌。

尽管今年才23岁,但朱启南已经萌生退意:“当最后一发子弹射出去的时候,我所有的压力全都释放了出来。接下来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,走一步看一步吧,这是不是我的告别赛,我真的很难说。”

◆后方

## 儿子,银牌一样棒! 爸爸在电话这头吼了起来

特派记者 陈希

**北京专电** 昨天中午12点半,温州永嘉沙头镇罗坑村鞭炮声震天,不过遗憾却写在现场每一个人的脸上。“我就想着小南会得金牌,怎么得了银牌呢?”朱启南的妈妈谢爱芬说出了大家的心声。

昨天,谢爱芬凌晨四点半就起来了,因为当天有儿子的奥运比赛。“我再也睡不着了。”过度紧张的谢爱芬坦言,一度连路都走不稳。

天亮后,乡亲、朋友和媒体陆续赶过来。为了方便大家一起看直播,谢爱芬和女儿朱丽凤、朱启南的爷爷和奶奶看完预赛赛后,全家人连同赶来加油的人一起“搬到”村里的鼎昌亭看决赛。“在我周围,大概有两百多人吧。”谢爱芬透露。

朱启南的每一枪都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。朱启南出现在电视直播画面上时,大家自发鼓掌。看到朱启南打出10.7环,大家也一起鼓掌。但是,一枪9.9环打乱了大家的心绪。“哥哥当时有点紧张的,我看他

当时摇了下头,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哥哥这样摇摇头。”妹妹朱丽凤面露惋惜。

最后,朱启南以0.8环的差距卫冕失败,获得银牌。在领奖台上,这个23岁的大男孩失声痛哭了。“小南比赛时还是有点紧张。在自己国家比赛,我们都太希望他拿金牌了。”看到儿子哭,谢爱芬再也说不出话。

“儿子,你别哭啊。”在北京的朱启南爸爸朱远有赶紧给儿子打电话。打不通,马上又把电话拨给了朱启南的主管教练。“儿子,银牌一样棒!”还没等儿子开口,朱远有就在电话那头吼了起来。

此时此刻,朱远有真想把儿子抱在怀里。遗憾的是,中国射击队有规定,朱启南暂时还不能跟家人见面。“我会等到朱启南放假,可以跟我见面,我再走。”

“朱启南已经两年多没有回家了。”谢爱芬感叹,她真的非常希望儿子能回趟老家。“一家人吃一顿热乎乎的团圆饭。”这是普通人最稀松平常的幸福,对朱启南的家人来说,却十分难得。

◆评说

## 哭,也是种压力的宣泄 大家都特别理解朱启南

特派记者 楼栋

**北京专电**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扈忠东和浙江省体育局、学院的领导,昨天现场看完了朱启南的比赛,赛后扈忠东见到了朱启南。

“领奖台上朱启南哭了,其实也是一种压力的宣泄,他的关注度太高了,承受的压力太大了。”扈忠东说,“朱启南自己说得很对,第二次参加奥运会,难免不会对比赛有想法,现在在主场,他走到哪里都被盯着,无形中压力更大了。”

学院主管射击的系主任唐黎明也对朱启南特别理解,“奥运会前八名都有能力得金牌,他已经做得很好了,他付出的已经很多了。”